

搭车游戏

(捷)米兰·昆德拉 著 窦玉靖 绘

现代爱情的场论——
在荒诞的游戏里
本真的自己
倾听着
玩偶的哭泣



彩绘名著
CAI HUI MING ZHU

经典爱情读本

搭车游戏



主 编——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著 者——(捷)米兰·昆德拉
译 文——高兴
绘 图——窦玉靖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搭车游戏 / (捷)昆德拉(kundera.m.)著;高兴译.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5.4
(经典爱情读本)
ISBN 7-80201-143-4

I.搭… II.①昆…②高… III.中篇小说—捷国—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4411号

搭车游戏

经典爱情读本

嘉孚随文学家编辑部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154号 100009)

电话: 84026171

山东鸿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5年4月第1版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张: 5.5

ISBN7-80201-143-4/G·088

定价: 160.00元(全10册)本册 定价: 16.00元



画家简介

竇玉靖

(1973.12——?)

1996 ~ 1998 河南安阳师范学院 (美术系)

1999 ~ 2000 广州一如广告公司 (设计师)

安阳黑马广告公司 (设计师)

2000 ~ 2003 《监督与选择》杂志社 (美编)

2004 ~ 2005 返自然

搭车游戏

一

油量表上的指针突然向警戒线倾斜。双座运动车的年轻驾驶员断言这辆车的吞油量简直要教人发疯了。“咱们可别又把汽车油用光了，”坐在他身旁的姑娘(年约22岁)不满意地说。她提醒这个年轻人类似情况已在好几处发生过了。小伙子回答说 he 并不担心，因为和她在一起不管经历什么对他来说都具有冒险的魅力。姑娘可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每次在公路上用完了油，她说，都只是她单方面的冒险。小伙子总是藏了起来，而她却不得不利用自己的魅力竖起拇指搭上一趟车^①，到就近的加油站灌汽油。然后又竖起拇指搭上另一趟车背着一桶油赶回来。小伙子问姑娘那些让她搭车的司机是否有些令人不快，因为听她的口气好像她的差使一直是一种苦难似的。她回答说(用一种笨拙的轻佻口吻)有时他们非常令人愉快，只不过这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好处，因为她让那么一桶汽油累赘着，而且往往还没等有什么举动，就不得不离开

① 在西方国家，人们要求搭车时，一般都竖起拇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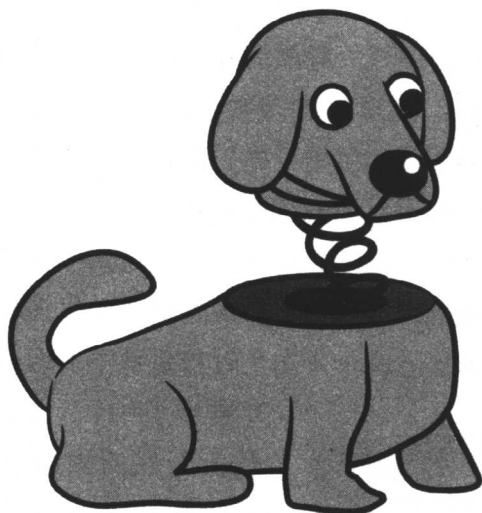


他们了。“猪罗，”小伙子骂了一声。姑娘立即抗议说她不是猪，而他才是名副其实：天晓得他单独驾车行驶时有多少姑娘在公路上截过他！小伙子一边开车，一边搂住姑娘的肩膀，轻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他清楚地知道她爱他，正因如此她才那么容易吃醋。嫉妒虽不是令人愉快的品质，但是倘若不太过分（并且和谦逊结合在一起），那么，尽管它教人感到别扭，却也有其动人之处。至少小伙子是这么想的。他年仅28岁，却觉得自己已相当老练，完全了解一个男人所能了解的有关女人的一切。在他身旁的这位姑娘的身上，他所看重的恰恰是他一般在女人身上最难找到的品质：纯洁。

当他看见右边有块路标指明距前方加油站还有四分之一英里时，油量表上的指针已移到警戒线上。姑娘还没来得及说出她感到如释重负一样，小伙子已打出左转信号，汽车驶入加油泵前的空地。可是，他不得不将车停在离油泵稍远的地方，因为油泵旁停着一辆运油大卡车，车上载着一只庞大的金属罐和一根粗笨的导管，它正在给油泵灌油哩。“我们只好等着了，”小伙子对姑娘说道，然后钻出汽车。“需要多长时间？”他朝身着工装裤的男人喊道。“一会儿就得，”那位工作人员回答。“这话我早就听过，”小伙子说。他想回到车上，但看见姑娘已从另一面跨了出来。



“我想借此机会溜达溜达，”她说。“去哪儿？”小伙子故意刨根问底，想看看姑娘的窘态。他认识她已足一年，可她仍会在他面前害羞。他喜欢看见她害羞。一则因为这种时刻使她有别于他以前遇到过的那些女人，另外也因为他深知宇宙万物稍纵即逝，因此在他看来自己女友的羞怯也就十分珍贵。



二

姑娘实在不愿意在旅途中(小伙子开车常常一连几个小时不停息)出于无奈而要求他在靠近树丛的某个地方暂时停一会儿。当小伙子故作惊讶地询问为何要停时,她便会生气。她很清楚自己的羞怯既滑稽可笑又不合时宜。上班时她多次注意到人们因此而笑话她,故意用话语刺激她。她总是在还未搞清楚自己怎么会害羞时就已经害羞了。她常常渴望泰然自若地、大大方方地看待自己的身体,就像她周围大多数妇女那样。她甚至编出了一套特殊的自我劝导课程:反反复复地告诉自己每个人出生时都是从千百万可用肉体

中得到了一个,正如在一座硕大无朋的旅馆里从上百万间客房中分到了一间一样。因而,肉体完全是偶然的、非个人的,它只是一个现成的借用之物。她以不同的方式用这些话反复告诫自己,然而却从未奏效。这



种灵与肉的二元论同她格格不入，她太注重自己的肉体了。这便是她常常为自己的肉体而感到忧虑的缘由。

即便是同这个小伙子相处，她也常有同样的忧虑。她与小伙子相识已一年，和他在一起，她深感幸福，也许正是因为他从不把她的肉体和她的灵魂分割开来，这样她便可以完整地和他生活在一起。这种灵与肉的一体性给她带来幸福感，然而也恰恰在这幸福感的背后潜隐着猜疑。姑娘的心里就充满了猜疑。例如，她常会突然想到别的女人(那些从不忧虑的女人)更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小伙子非常熟悉这类女人，对此他毫不隐瞒。姑娘担心他总有一天会为这样一个女人而离开她。(不错，小伙子曾声称他遇到的这类女人已够他一辈子受的了，可姑娘明白他实际上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年轻得多。)她希望小伙子完全属于她，她也完全属于小伙子。然而她常常觉得自己越是想献给他一切，就越是要对他有所拒绝：即一般轻浮、浅薄的恋爱或调情所轻易给人的东西。令她烦恼的是她无法将轻松愉快和严肃端庄有机地结合起来。

可此时此刻她毫不担忧，心中也丝毫没有类似的想法。她感觉良好。这是他们度假的第一天(她一年来梦寐以求的为期两周的度假)。天空一片蔚蓝(整整一年她都在担心天空会不会真正蔚蓝)，而他就在自己



身旁。听到这句“去哪儿”，姑娘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她没有作声，离开了汽车，向加油站走去。加油站孤零零地建在公路旁边，周围都是农田。约一百码开外（同他们旅行的方向一致），有一片树林。姑娘朝那里走去，隐身在一丛小灌木的后面，感到心情十分欢愉。（孤寂时，她所爱的男人的出现会使她极为喜悦。但是倘若他总是与她形影不离，这种喜悦便会不断地消失。惟有她孤身独处时，她才能紧紧把握住这种喜悦。）

当 she 从树林中出来返回公路时，加油站已清晰可见。载汽油的大卡车已经开始驶出，他们的那辆小汽车正向油泵的红色角塔移动。姑娘沿着公路朝前面走去，不时地回头看看他们的车是否在驶来。最后小汽车终于进入了她的视线。她停下步子，开始朝它挥手，就像一名要求搭车的女子向一位陌生人的汽车挥手那样。运动车放慢速度，紧挨着姑娘停下了。小伙子朝车窗侧过身子，摇下窗玻璃，微笑着问道：“你去哪儿，小姐？”“你去比斯特里察吗？”姑娘轻佻地朝他微笑。“是的，请上车吧！”小伙子说着打开了车门。姑娘一上车，马达便启动了。



三

每当看到姑娘心情愉快，小伙子总是很高兴。因为这种情况实属难得。姑娘的工作相当劳累，工作环境也不尽人意，经常加班加点，却得不到应有的补休。家中又有一位体弱多病的母亲。因而她经常感到疲惫不堪。她既没有特别坚强的神经又缺乏特别坚定的自信，动辄就会陷于忧虑和恐惧状态。正因如此，只要姑娘面露喜色，小伙子都会以父亲般温柔的关切表示欢迎。他朝她笑了笑，说：“今天真走运。我开车五年了，还从未遇到过这么漂亮的搭车姑娘。”

姑娘对小伙子的恭维星星点点都很感激。她希望在这种温情中多流连一会儿，因此说道：“你非常擅长撒谎。”

“我看上去像个撒谎的人吗？”

“你看上去很喜欢对女人撒谎，”姑娘说。

她的话语中不知不觉又冒出了一点儿她惯有的忧虑，因为她确实相信自己的男友是喜欢对女人撒谎的。

姑娘的嫉妒常常使小伙子感到恼怒。但这一次他



却全然不当回事儿，因为毕竟她这话不是针对他，而是对那位陌生司机的话。因此他只漫不经心地问道：“你在意吗？”

“如果我与你同行，那么我当然在意罗，”姑娘回敬道。她的话语中隐含着一种传达给小伙子的微妙的指示性的信息。可她接下去的后半句却仅仅是针对陌生司机的：“但我与你素不相识，所以我并不在意。”

“自己男人的事总是比陌生人的事更容易使一个女人操心(这是小伙子此时传达给姑娘的微妙的、指示性的信息)。鉴于我们俩素不相识，我们在一起准能处得挺不错。”

姑娘故意不想领会小伙子话中的弦外之音，她下面这句是专门说给陌生司机听的：

“既然我们一会儿就要分道扬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小伙子问。

“咳，我一到比斯特里察就下车。”

“那么倘若我与你一起下车又会怎么样呢？”

听他这么说，姑娘抬头瞅了小伙子一眼，发现他看上去正是她在最为痛苦的嫉妒时刻所想象的那个样。小伙子对她(一个素不相识的搭车姑娘)的奉承和调情以及他的潇洒程度使姑娘感到十分惊恐。她于是故意以作对的挑衅口吻回敬道：“我倒想知道你将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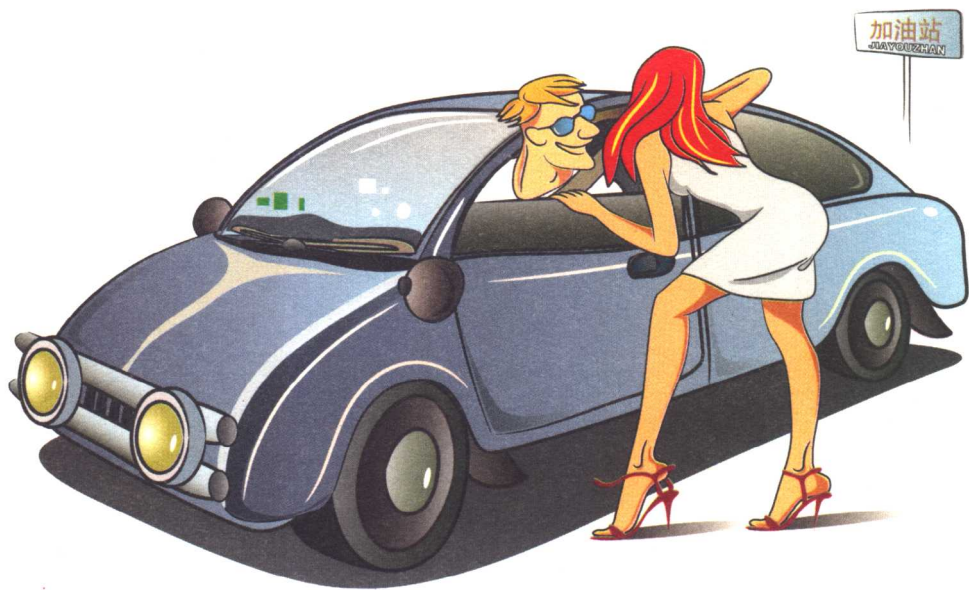


何对待我？”

“我不用多费脑筋就知道如何对待这么一位漂亮女人，”小伙子献殷勤地说。现在他这话更多是讲给自己的女友听的，而不是讲给那个搭车姑娘听的。

然而这句奉承话却使姑娘觉得她仿佛当场捉住了他的什么把柄，仿佛她玩了一个花招骗到了他的自供状。一种对小伙子的强烈憎恨突然在她心中闪现：“你是否有点过于自信了？”

小伙子看了看姑娘。他觉得她那张充满敌意的脸完全扭曲了。他为她感到难过，渴望重新见到她平日



的惯常表情(他一直称之为孩子气的纯朴表情)。他把身子靠过去，搂住她的肩膀，温柔地喊着她的名字，这是他平日和她说话时称呼她的名字，想借此结束这场游戏。

可是姑娘挣脱开来，说道：“你未免太性急点儿了吧!”

碰了这么个钉子，小伙子说了声：“对不起，小姐。”然后他不再言语，默默地望着公路的前方。



四

然而，姑娘那可怜的嫉妒来得快，去得也快。毕竟她是个明白人，完全懂得这仅仅是一场游戏。这会儿想到出于一时嫉妒竟愤然拒绝了自己的恋人，她甚至感到有点滑稽可笑。如果被他发现是什么促使她这个样，对她来说肯定不是件愉快的事。幸而女人具有一种神奇的禀赋，能在事后改变自己行为的含义。凭着这一禀赋，她决定表示自己并非出于愤怒而是为了把这搭车游戏玩下去才拒绝他的。在度假的第一天玩这荒诞可笑的搭车游戏再合适不过了。

于是她重又扮演起搭车姑娘来。这位搭车姑娘刚才断然拒绝了过于大胆的年轻司机，但那仅仅是为了让他得手慢一些，以便更富刺激性。她朝小伙子半侧过身子，用爱怜的口吻说：

“我并没有冒犯你的意思，先生！”

“对不起，我不会再碰你了，”小伙子说。

他希望姑娘停止游戏，恢复自我。可姑娘不愿听从，断然拒绝。对此他十分恼火。既然姑娘执意要继续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也就将怒火转向了这个陌生的



搭车姑娘。忽然间，他猛地发现了自己这个角色的性格：他不再说那些献殷勤的话了，原先他是想以此来婉转地奉承姑娘的。他开始扮演一个莽汉的角色，摆出一副男性的粗暴面孔来对待女人：专横独断、讽刺挖苦、自以为是。

这个角色使小伙子一反平日对姑娘温柔体贴的常态。不错，在与她相识之前，他对待女人确实是粗鲁多于温柔。但还不至于像没有心肝的粗暴之徒那样，因为他从来都是既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意志坚强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冷酷无情。然而，虽说他生来不是这种人，但内心却曾向往过当那么一回。当然罗，这仅仅是一种颇为天真的愿望，可它确实存在过。孩童般幼稚的愿望往往在经历了成年思维的各种考验之后，到了成熟的老年还依然存在。现在这一天真的愿望立即不失时机地在小伙子所扮演的角色中体现出来了。

小伙子带有嘲讽色彩的缄默很合姑娘的心意——这使她从自我中解放了出来，因为她本人可



以说是嫉妒的化身。一旦那个过于殷勤、巧于诱惑的青年从自己身旁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张不可接近的、冷冰冰的面孔，姑娘的嫉妒心也就随之消退了。这样她便可以忘却自我，完全进入角色。

角色？什么样的角色？那是个从庸俗文学作品中读到的角色，搭车姑娘拦截汽车并非真正为了搭车，而是想借此引诱开车的男子。她称得上是一位手腕高

明的诱惑者，非常熟谙如何灵巧地施展自己的魅力。姑娘不知不觉进入了这个愚蠢、浪漫的角色，演得如此轻松自如，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简直着了迷了。

